

第三輯

第十期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五日

華仁學報

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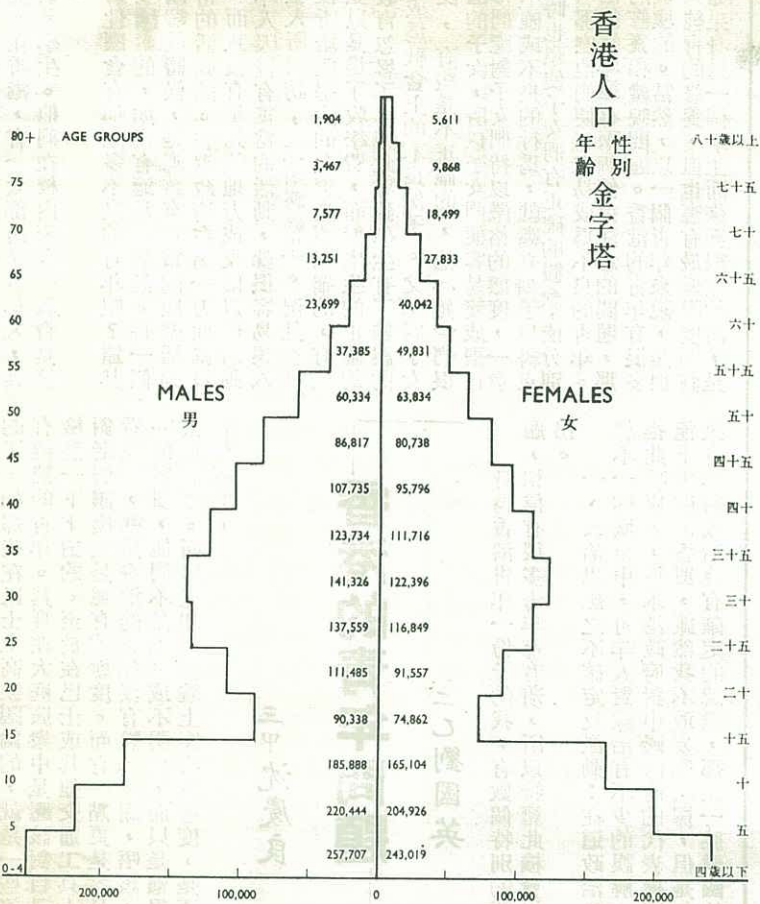
出版者：九龍華仁書院學生會
 編輯者：學報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九龍龍窩打老道
 承印者：永德印務
 地址：九龍龍窩打老道二四號
 電話：八〇八五三五
 總編輯：邵善波
 副編輯：關永圻

我們到何處去？

此圖為本香港政府於一九六一年所作之人口統計之金字塔圖表，在此圖可看出香港人口的畸形發展，當時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年特別少（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關係），但跟着十五至二十歲的少年便特別多起來，在七八年後應可預知，但各方面未能作適當的措施，以應付此特然之變。

SEX AND AGE

THIS IS CALLED A POPULATION PYRAMID IT INCLUDES YOU



香港人口 性別 年齡 金字塔

本校應進一步建設甚麼？

蘇先生精於此道，在四十分鐘的講解後，便進行實踐性的討論。題目為「本校下一步應建設甚麼？」三小組討論結果為健身室、游泳池及宿舍。後以投票式決定，本校下一步應建一宿舍。據該組同學解釋，該宿舍目的為提高同學以團體意識，校方應規定學生於五年中學生活，必須在宿舍住上一段時間，以體驗團體生活的趣味。在全體同學利益的大前提下，博得大多數同學的支持。

校際田徑賽 本校成績

本年度校際田徑賽經過三天角逐，各項比賽已告結束，今年因有數校觸犯規則而被罰停止參加活動，故場面較去年為冷淡。本校田徑隊成績可說平平，除趙善志同學在

稿例

- 一、本報各版園地公開，歡迎同學來稿。
-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切勿橫寫或一紙兩面，尤忌用鉛筆書寫。
- 三、除特別稿件外，來稿不得超過六千字。
- 四、來稿必須附有真實姓名班級，發表時筆名隨意。
- 五、除特別註明外，編者對來稿有絕對刪改權。
- 六、來稿本報，文責概由作者自負。一切獲刊文章，並不表示本報立場，請同學注意。

簡訊

△地理學會於本月十日參觀船灣淡水湖及沙田濾水廠，一行四十餘人，由余、蘇兩老師率領。
 △中六上演戲劇「魔鬼門徒」，因困難重重告吹。
 △夏令上課時間將於本月二十九日施行。
 △在十八日舉行之辯論會題目：改為「中學應廢除學長制度」，勝方為我。

- 將成績列後：
- 甲組：袁光 二秒三秒四
 - 乙組：趙善志 四十五秒五
 - 丙組：黎威龍 四十八秒七

本港暫不適宜施行強迫小學教育

在本年度立法局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有議員評擊政府未能施行強迫小學教育，而教育當局亦曾作解釋。社會人士對此事的態度，大多表示贊成。

社論

強迫教育，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在一個安定的社會中，強迫教育必須循序漸進的施行。但試看今天的香港，是不是一個生活安定的社會呢？在許多新區，小學學位有過剩現象，但新區的適齡兒童，為數甚眾。新區小學的收費甚廉，為人父母的，為什麼不送子女入學呢？試看新區的居民，大多數為勞苦大眾或小販，收入足襟見肘，但付出幾塊錢一月的學費，倘可支持。但一個小學生的支銷，大多在雜費、書簿費、校服等，消費甚大。況且一個貧窮的家庭，一雙手便是賺錢的工具，不論年齡大小，在家做些手工，便可賺一元數角，以助家計。送子女入學，不祇增加支出，而且減少收入。在今天的社會裏，做父母的都知道讀書的重要，如環境許可，那有不送子女入學之理，祇迫於環境而已。如政府斷然施行強迫教育，勢必令那些貧苦的家庭生活更為困苦。有議員還大聲疾呼要在新區施行強迫小學教育，實為不知民生疾苦之舉。

新潮舞會要不得

青年問題亦在預算案中被提出討論，這個在暴動中被表面化了的社會問題，被討論了幾個月，仍未能有什麼解決的辦法或行動，經這次討論後，更能引起社會人士注意。市政局更計劃委任青年活動主任，以解決青年消閒問題，繼而產生的，便是一個新潮舞會，在下公碼頭天台舉行。舞會及流行音樂，本身並無不當之處，但青年常因沉醉其中，荒廢學業，更有因此的墮落。部份造成了今天的青年問題。如今，政府機關，竟主動地舉辦這類舞會，以為可令青年有多個去處，更加送歌星照片，真是荒謬至極。此種大型舞會，早於青年節時已舉辦過，某些青年組織，亦有舉辦此種活動，這種舞會，是不愁沒有人參加的，組織亦較容易，祇要有一兩隊有聲名的樂隊，一處適合的場地，一些佈置便可，很易便會成功，宣傳作用又大。舉辦這類舞會，實非解決青年問題的方法，反之，會有相反的作用，希望有關當局多為留意，改辦些有意義的事，青年們便感激不已了。

四乙參觀生力啤酒廠



經過數星期的聯絡和準備，終於在三月九日，由級主任谷神、父率領本班的同學，參觀生力啤酒廠。在當天的行程中，我們首先參觀了啤酒廠的生產過程，然後在廠內的餐廳享用了午餐。最後，我們還在廠內參觀了啤酒廠的歷史博物館。這次參觀活動，不僅讓我們了解了啤酒廠的生產過程，也讓我們增進了對生力啤酒廠的認識。我們對啤酒廠的歷史和傳統表示欽佩，並希望生力啤酒廠能繼續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青年人在社會中是很重要的。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也很大。在香港，有一大部份是青年人，其中佔大多數是學生。他們在校內所受的教育是值得注意的。

香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不良的青年呢？這其中是有許多因素的，如沒有適當的活動。每一個青年人在閒暇的時候，是應該有適當的康樂活動或其他正常的活動的。香港政府在這一方面就沒去注意，而致沒有足夠的地方或設備以供活動。一般青年人因沒有適當的活動，就很容易誤入歧途，受壞人所引誘，致貽誤終生。況且香港有一些學校所給與學生的教育是不正確的，有些學校的設立只是為了收學費，而對學生的正確的、必須的教育忽視了，因此導致學生有了錯誤的觀念，便成為社會上的不良份子。父母對子女所持的態度，有些是不正確的，他（她）們很少管教自己的子女，所以子女們便容易變成飛行飛女。父母們應對子女們以嚴格的态度，一發現他們有不正確或不健康的行為，就應立刻予以糾正，而父母平時也應使子女們有正確的觀念，能分別是非好壞，那麼他們便不容易成為不良的青年。

而香港的青年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那就是他們的修養和禮貌問題。香港的青年有很多是難得有禮貌的修養，但他們也有最低限度的修養才對。如果身為一個學生而修養很差的話，是

會被人看不起的。至於禮貌的問題，那更是易見的了。如那些在巴士上高談闊論的，就是一些沒有禮貌的青年。其實在大庭廣眾中是應該對自己檢點一下才對的。至於在巴士或其他交通工具上對老弱讓座更是應有的態度。而有一點更是容易看見的，就是香港的青年沒有說「多謝，唔該。」的習慣，他們不是不懂或不明白，而只是懶得去說罷了。而這些却是禮貌上應有的態度，是不容輕視的。

香港的青年問題

二乙劉國英

身為香港青年一份子的我，有數個特別的問題，相信有很多青年都有，所以特藉此機會提出。

一、政治思想之不確定及激動：在這政治目標不一的城市中，青年人對政治有不少的誤解，推此項原因，為本港政府對中國政府的代表權不能下正確的答覆，雖然我不敢妄亂選擇，但是如能青年對政治沒有確定的認識，那麼一腔愛國的

熱情，無從發展，為國效力則不足，徒為別人所利用，擾亂社會的治安。

其次，香港青年也沒有真誠地對政府提出意見的有效方法，希望本港政府對這點加以研究。

二、學業上的問題：本港青年，每因社會或家庭環境之壓迫下，不能完成普通教育，學業課程進入高級階段，遠比失學青年的人數為少，那不祇對青年們的前途，就算對進步中的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關於此點，我希望政府能多建一些中小學校，以及關閉那些以營利為目的的學校。

現時的考試制度，也是學業實際問題的一項，關於其政策之得失，各有不同的意見，惟我希望考試是着重人才，不要再像以往一樣，在紙張上作「填字遊戲」。

三、不良思想之存在：香港青年有空餘時間，因缺乏課外活動，以致精神上形成空虛，不良的思想乘虛而入，更兼本港青年，對外來文化之盲目崇拜，而忽視自己本身之傳統，實為可惜。在本港，能操流利英語或甚至其他語言，而不懂中文的，大不乏人，此實為中華民族之悲劇，因此我希望校方能更確實鼓勵同學參加課外活動，以此作為不良思想侵入的有效抵抗，而且更希望中文學會能設立國語班，使同學們能切實地學習中國的文化。

四、領袖人才之缺乏：現代青年中，有不少人才，但是被發現的寥寥可數，有許多無能之輩，高高在上，而真正的人才，却像滄海遺珠，未能展其所長，此在青年心理上常下了一個不平等的陰影，是故希望社會能更注意發掘人才，以便他人能改善社會。

五、最後一項問題，是青年對前途的迷惘，政府雖設立青年指導中心，以協助青年對前途的展望，但仍未能有效統制失業的人數，這也是必須重新檢討的一項社會問題。

青年人的消暇問題

孔

香港青年人的消暇問題，是時下香港青年問題最重要、最急待解決的一環。

香港的青年人——因為身陷於大陸及台灣的兩個政府間，因此對於未來的出路問題，感到徬徨，無所適從；因為覺察到（大部份）香港社會的不安定及對政府的不信任，而產生了焦急和憂慮。因為被帶引在現行的惡習性教育制度下，在學問追求上，導致了煩惱和愁悶；因為香港就業問題的人多而職少，失意之餘，往往對社會及現實感到不滿；更因香港人的閱讀興趣及水準的低落，形成了思想上的淺顯及空虛。故他們在這許多的徬徨、焦急、憂慮、煩惱、愁悶的包圍之下，若政府再不從消暇時間去着手，使他們有所發洩，及帶引那些樂天知命的生活主義者走上正軌，那麼，香港的青年問題，會日趨嚴重，是可以斷言的。

為了能使青年人在工餘之暇，有個適當的消遣處，政府在港九地區，分設了許多社區中心。此外，青年協會轄下亦有十六個青年中心，分佈於港九各個地區。而其他同樣性質的宗教組織，如基督教的青年會及天主教的明愛中心等，都是為青年提供適當的消遣及各種益智活動的。一個青年中心的組織，表面上是十分嚴密的，但當我們再深入一步研究時，便不難發現其在組織上有多少弊端。每個青年中心，上設一位受薪全日導師，下設二至三位受薪兼職導師。這幾位導師的職務，包括各種康樂活動的策劃，會員的招收，會務的推展，總言之，一腳踢也。推行這個制度，若是深獲得人，會務自然發揚光大，但是，若用人不當，整個青年中心的前途，便會毀於一旦。這種情形，我們不難看出：某些青年中心，會務蓬勃，會員眾多；而有些中心却成為黑社會、飛仔的聚集地，都是同一道理。另一方面，據一位中心導師告訴筆者，在一百個會員中，學生是佔了六十位。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一般學生在校內得到了各種的課外活動，而青年職工，在工餘後，卻缺乏消遣地方，但從上列數字來看，學生反而佔了大部份。是故，盡速向青年職工招手，是青年中心負責人所急待施行的事。同時，需要提及的，一般中上學校學生視中心為畏途，為了要發揮每個中心的效果，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香港的青年，不外乎學生與工廠職工。一般學生在校內能得到適當的課外活動，而一般職工，正是缺乏了這些適當的消遣場所。工廠正如學校，若果政府也想從職工方面着手，為減輕青年問題而努力，那麼，在工廠內鼓勵組織各種康樂活動，是當前的急務。

推行工餘的工業教育，在解決青年消暇問題方面，亦為一可行的步驟。從去年某中心設立工業學徒訓練班的絕早滿額以及本年兩工專學位的供不應求，我們不難見出一般青年學生的需求，這種工餘工業教育，旨在供給青年們一種基本的工業訓練，使其能在工餘獲取一些實用的知識。至於其他社會組織如街坊福利會、聖約翰救傷隊、紅十字會、輔警招募處等等，亦有責任向青年職工伸手，以輔助及解決香港青年的消暇問題。

「主啊！現在在越南已有這麼多人自相殘殺呢？參戰者一方面說越南人民防衛他們的國家，不致為野心人士所侵略；另一方面說為人民謀幸福，為人服務，阻止外來侵略。對於備受戰禍痛苦的越南人民來說，後者是十分動聽的；況且每國國民都有一種獨立之感，而不喜歡外人參與本國國事。加以雙方激戰的結果，使整個越南成了一個戰場：房屋被炸毀，莊稼被破壞……尤其令人心悸的是每個人隨時有生命危險。凡此種種，都使有血性的、有正義感的和有同情心的人十分不安，但我們能做什么呢？用金錢和食物去幫助他們？雖是辦法之一，但對於結束戰爭是毫無幫助的；故此只有祈求神的光照我們的智慧，啟示我們，使我們明白我們的使命，同時又賜我們神力，使能摒除自私、恐懼，盡力去做。」

「主啊！求祢使香港政府中人能摒除民族成見，打破殖民地主義的藩籬，盡力為香港人民謀幸福。首先應做的是，不要盲目保存英文的優越感，而使中文能成為官方語言，使它與英文處於同等地位，能同樣受到社會人士尊重，使中國學生不必為習英文而忽略中文，更甚者而完全西化，除了心靈深處外，全沒有一點中國人的氣味，這種青年不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

「主啊！我想到在港的中國人，就禁不住傷心了。為什麼他們真是這樣不長進呢？初時有人發起中文運動，要爭取使中文列為官方語言，霎時間一唱

百和，高呼要中英文平等的聲音響徹入雲，此起彼落，十分熱鬧，可是到現在一兩個月後，一時的熱心便好像完全冷卻下來了；現在還能聽到有人提起嗎？所以，求主祢使我們不單祇有三分鐘熱度，能清楚認識自己所應做的事，而能努力不懈地去做。求使那些領導者不斷努力奮鬥，因為他們的敵人是傳統的殖民地主義；同時使他們能冷靜從事，循循和平的途徑去做，不要衝動，因為這會演變成真正的暴動。」

「主啊！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經是百孔千瘡了，為什麼教育部的官員仍好像去，我真不敢想像他們的處境和後果。因她整天在市場，三個兒女便疏於管教了；故大的兩個經常偷她們母親的錢去買零食，氣得她……（我不知怎樣形容她那時的心情了。）她的房子昏昏暗暗，滿地雜物，催促和航購得很，與那些有錢人的屋子，真有雲泥之別。如果有一個人知道她們的處境，看見她們而又不動心的話，那真不配稱為「人」了。然而和他們一樣，或比她們更可憐、更值得同情的人還多得很呢！吾主耶穌說過：「誰對你們中最小的兄弟做了，就是對我做了。」但我們卻還好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請祢賜我們熊愛火，和敏銳的觀察力，使能聽見平日所不能聽見的基督的呼聲，而能伸出溫暖的手，我們有此服務的基礎後，將來也更容易打破社會，以至世界的貧窮和不幸！」

「主啊！……」

「主啊！……」

「主啊！……」

主啊！

三甲 俞家駒

上一代啊！別說我們年少不知愁滋味，請聽聽這位十四歲少年的聲音……

「主啊！現在在越南已有這麼多人自相殘殺呢？參戰者一方面說越南人民防衛他們的國家，不致為野心人士所侵略；另一方面說為人民謀幸福，為人服務，阻止外來侵略。對於備受戰禍痛苦的越南人民來說，後者是十分動聽的；況且每國國民都有一種獨立之感，而不喜歡外人參與本國國事。加以雙方激戰的結果，使整個越南成了一個戰場：房屋被炸毀，莊稼被破壞……尤其令人心悸的是每個人隨時有生命危險。凡此種種，都使有血性的、有正義感的和有同情心的人十分不安，但我們能做什么呢？用金錢和食物去幫助他們？雖是辦法之一，但對於結束戰爭是毫無幫助的；故此只有祈求神的光照我們的智慧，啟示我們，使我們明白我們的使命，同時又賜我們神力，使能摒除自私、恐懼，盡力去做。」

「主啊！求祢使香港政府中人能摒除民族成見，打破殖民地主義的藩籬，盡力為香港人民謀幸福。首先應做的是，不要盲目保存英文的優越感，而使中文能成為官方語言，使它與英文處於同等地位，能同樣受到社會人士尊重，使中國學生不必為習英文而忽略中文，更甚者而完全西化，除了心靈深處外，全沒有一點中國人的氣味，這種青年不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

「主啊！我想到在港的中國人，就禁不住傷心了。為什麼他們真是這樣不長進呢？初時有人發起中文運動，要爭取使中文列為官方語言，霎時間一唱

百和，高呼要中英文平等的聲音響徹入雲，此起彼落，十分熱鬧，可是到現在一兩個月後，一時的熱心便好像完全冷卻下來了；現在還能聽到有人提起嗎？所以，求主祢使我們不單祇有三分鐘熱度，能清楚認識自己所應做的事，而能努力不懈地去做。求使那些領導者不斷努力奮鬥，因為他們的敵人是傳統的殖民地主義；同時使他們能冷靜從事，循循和平的途徑去做，不要衝動，因為這會演變成真正的暴動。」

「主啊！香港的教育制度已經是百孔千瘡了，為什麼教育部的官員仍好像去，我真不敢想像他們的處境和後果。因她整天在市場，三個兒女便疏於管教了；故大的兩個經常偷她們母親的錢去買零食，氣得她……（我不知怎樣形容她那時的心情了。）她的房子昏昏暗暗，滿地雜物，催促和航購得很，與那些有錢人的屋子，真有雲泥之別。如果有一個人知道她們的處境，看見她們而又不動心的話，那真不配稱為「人」了。然而和他們一樣，或比她們更可憐、更值得同情的人還多得很呢！吾主耶穌說過：「誰對你們中最小的兄弟做了，就是對我做了。」但我們卻還好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請祢賜我們熊愛火，和敏銳的觀察力，使能聽見平日所不能聽見的基督的呼聲，而能伸出溫暖的手，我們有此服務的基礎後，將來也更容易打破社會，以至世界的貧窮和不幸！」

「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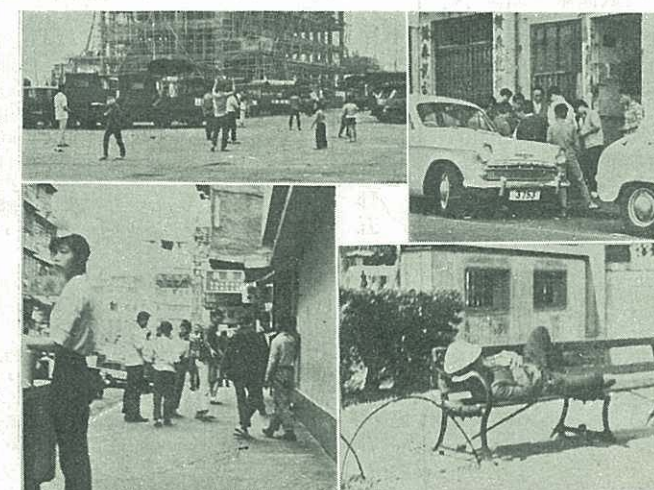
「主啊！……」

「主啊！……」

我們那裏去？

青年問題專輯

「主啊！……」



香港青年人的消暇問題，是時下香港青年問題最重要、最急待解決的一環。

香港的另一方面

香港青年人的消暇問題，是時下最重要、且最急待解決的問題。

現代的中文

五乙何志強

這幾年來，對中文官用的問題談論得非... 現代的人，對創造新詞非常苛且。有些明明... 是錯誤的，但一出現了，便流行起來。請看看這... 個「打」字，通常是「打」的意思，但現在不知多少...

萬餘中文字裏找不出「打」字更適用的字嗎？... 譬如說「打」字，在古時，它的意思是「打」...

這些不良份子揪出來，罰他們每人把所有中文... 另外很多中文句子... 是從英文逐字逐句譯成...

我聽過幾個懂得中文的... 第一個批評便是「第三身代名詞」的讀音完全一樣... 這四個常用的字「他、牠、它」...

我們從一些詞語中，可以知道我國人有些太... 拘泥和守舊的性格。比方在漢時產生的五言詩...

短評

立法局在最近舉行的下年度預算案中... 鄧氏在致詞中激動地說：「我們今天... 面對一項最重要的問題，它比較款項與...

時間先後來分別的詞語，是最要不得的。... 至於字典方面，如果與歐美各國的比較一下...

領袖人才真空

黃昌

（本欄絕對公開，歡迎各同... 學多多投稿，對我們有關的時... 事作誠懇的批評。來稿最好勿超...

在課堂裏，何嘗不像片中學生一樣呢？想起平時... 師不好，那位老師又不對；甚至在街上遇見老師...

論濟貧運動之利弊

六文陳尹珩

大凡一項制度，措施，或運動，無論在計劃，籌備功夫方面，做得如... 何精巧，怎樣周密，在付諸實行的時候，儘管有多方面的利益，一旦經過...

我們用手去段出風頭中的一些工具，企圖在濟貧運動中謀求私人利益，藉濟貧... 之名，引導社會人士不斷捐輸，籌得一筆款項，祇利用其中一部份，送到...

「桃李滿門」的電影主題曲，不只吸引了大... 多數的歌迷，亦吸引了我這門外漢。因此不惜在...

And as I leave, I know that I am leaving my best friend.....

這些不良份子揪出來，罰他們每人把所有中文... 另外很多中文句子... 是從英文逐字逐句譯成...

我們從一些詞語中，可以知道我國人有些太... 拘泥和守舊的性格。比方在漢時產生的五言詩...

時間先後來分別的詞語，是最要不得的。... 至於字典方面，如果與歐美各國的比較一下...

在課堂裏，何嘗不像片中學生一樣呢？想起平時... 師不好，那位老師又不對；甚至在街上遇見老師...

方向

寫文章用文字來表... 阿成在家裏做功課... 阿成在家裏做功課...

電影文法 第二講

香港觀衆對佛烈仙納曼... 佛烈仙納曼於一九〇七年生... 佛烈仙納曼於一九〇七年生...

春 五丙慧詩

窗外，雨綿綿的... 雲霧，輕輕的... 雲霧，輕輕的...

致遠方友人的一封信 丙四安東

假如不是收到你給我的賀... 卡，我這也久不給你一封... 卡，我這也久不給你一封...

夜 乙李啓德

悠揚的小夜曲在我耳旁... 夜，這一片熱烈的掌聲... 夜，這一片熱烈的掌聲...

風雨 六文基

風，輕輕的吹拂着；雨，... 雨，仍是簾纖不止的... 雨，仍是簾纖不止的...

歸

離愁別緒，心中起了陣陣... 離愁別緒，心中起了陣陣... 離愁別緒，心中起了陣陣...

打牌

當一張牌打出以後，每個... 當一張牌打出以後，每個... 當一張牌打出以後，每個...

橋牌的玩法 (續)

談過打牌的方... 談過打牌的方... 談過打牌的方...



徐 鏗

波子

中六理
周民樂

記得筆者讀小學時很喜歡玩波子，將波子放在煙盒裏，塞得滿滿的，後來輸了幾粒，但把波子重新排列好，仍能把盒子塞滿。筆者認為這問題非常有趣，故借學報一角與各位讀者共同研究研究。

現在有一個問題：有一個正立方體的木盒，盒內的邊長是十吋，設每粒波子的直徑是一吋的話，這木盒能放下幾多粒波子呢？

相信很多人會衝口而出的答道：一千粒。不錯，邊長十吋，每粒波子直徑一吋，每行可以放波子十粒，所以盒內一共可以放下 $10 \times 10 \times 10 = 1000$ 粒。再也放不下了。

但想深一層，又覺得另有方法可以放下更多的波子。我們可以在兩粒波子的凹縫內放一粒波子(見圖一)。這樣第一行放十粒，第二行雖然祇能放下九粒，但可希望能多放一行。我們可以算出，第一行佔一條 $10'' \times 1'' \times 1''$ 的空間，而第二行僅佔 $10'' \times 0.866'' \times 1''$ 。如是者一直放下去，放到第十行，所佔的空間是 $10'' \times 1'' \times 1'' + 10'' \times (9 \times 0.866'') \times 1'' = 10'' \times 8.794'' \times 1''$ ，仍然可以再多放一行，還有一條 $10'' \times 0.84'' \times 1''$ 的空間餘下來。所以第一層所放的波子數目是 $10 \times 6 + 9 \times 5 = 105$ 粒，十層便是1050粒，比較第一個方法多50粒，而且還有些空餘的位置。我們稱以上的放法為「錯正」，原因是每層的行數都是開錯來放，而層與層之間却是正放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正錯」的放法。第一層每行都是正放的，一共一百粒。第二層的第一行開錯地放在第一層的第一行之上，這樣一行放在一行之上，可以放到十行，而每行是九粒，所以第二層一共放九十粒。第三層又開錯地放在第二層之上，一共一百粒。如此類推，第四層是九十粒

，第五層是一百粒。第一層的高度是1''，而以後的層數的高度却祇得0.866''。照以上的算法，可得十一層，所以波子的數目是 $100 \times 6 + 90 \times 5 = 1050$ 。哈，恰巧與剛才的方法一模一樣，所以我們發覺，先「錯」後「正」的方法，與先「正」後「錯」的方法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我們先用「錯正」的方法放好波子，再將盒子倒過來，這不就是「正錯」的方法麼？

如第一層是錯放的，有105粒波子，內有10粒的6排與9粒的5排。現在將第二層的第一行錯放在一層的第一行之上，第二行又錯放在第二行之上，這樣第二層共有9粒的6行和10粒的5行，共104粒。像這樣如此類推，單數層有波子105粒，雙數層的波子104粒。照方才計算，有11層，故此用這個「錯錯」的方法，可以放波子 $105 \times 6 + 104 \times 5 = 1150$ 粒，比「正錯」或「錯正」又增加了100粒。

假設第一層是正放的，而第二層的每一粒波子錯放在四粒波子之上(見圖三)，這樣的方法，我們稱為「正錯錯」。計算出來的結果，第一層的高度是1''，以後每層的高度是0.7071''(見圖四)放到第十三層，已經是9.485''了，剩下的0.515''，已經不能再多放了。單數層每層放100粒，雙數層每層81粒，一共可以放下 $100 \times 7 + 81 \times 6 = 1186$ 粒，比較「錯錯」的方法又多出36粒。

「正錯錯」的方法是否最好呢？這又未必，我們還可以想出一個「錯錯錯」的方法來(圖五)。第一層錯放，共105粒，第二層又「錯錯」的放在第一層之上，即每粒錯放在三粒波子之上，計算出來第一層的高度是1''，以後每層高0.8166''(見圖六)，所以可以放十二層。單數層每層可以放下波子105粒，而雙數層，則能容納10粒的5行與9粒的5行，共95粒。這樣放滿12層，可以放下 $105 \times 6 + 95 \times 6 = 1200$ 粒，比起最初我們所說的「正正」方法，竟然多出200粒來。

現在將六種放法表列下來：

放法	單數層粒數	雙數層粒數	層高(除第一層)	層數	粒數
正正	100	100	1''	10	1000
正錯	100	90	0.866''	11	1050
錯正	105	105	1''	10	1050
錯錯	105	104	0.866''	11	1150
正錯錯	100	81	0.7071''	13	1186
錯錯錯	105	95	0.8166''	12	1200

我們來比較一下「正錯錯」與「錯錯錯」兩種方法。「正錯錯」的方法，雖然祇放下1186粒，但它所剩餘的0.55''還未被利用到呢。其實「正錯錯」的方法，是中了出

題目者的「奸計」，因為假設盒高不是10''而是10.2''的話，那麼用「正錯錯」的方法，便可以多放一層81粒，變成1267粒，而「錯錯錯」的方法，仍然是1200粒，這樣不是「正錯錯」榮膺冠軍嗎？

還有一個方法，是利用「正正」與「正錯錯」合而為一的方法。第一、二、三層都正放，第四層以上「正錯錯」地放。這樣如果放十三層，可以放下 $100 \times 3 + 81 \times 5 + 100 \times 5 = 1205$ 粒，但是十三層的高度是10.071''，又多了0.071''，真可惜。

不過這樣爭來爭去，也是爭不出甚麼結果來。把盒加高少許，這個又贏，加闊少許，那個又贏，究竟誰是誰非呢？「正錯錯」與「錯錯錯」相爭又有沒有結果呢？答案是有的。我們假設V是盒子的容量，N是波子的粒數，在同一V之中，那一方的N較大，當然是冠軍了。或者我們可以說：那一方的N/V較大，那方便是冠軍。不過V是很難作為一個標準的，除非將V擴至無限大，那時N又擴至無限大，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N}{V}$ 便可以作為評判的標準。相信大家都知道，要求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N}{V}$ 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可以求出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那麼那一方的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較小，不就是最好的放波子方法嗎？

我們最初計算的時候，往往受到了底層的限制，就拿「正錯錯」方法來說，底

層高1''，而以後各層則高 $\frac{1}{\sqrt{2}}$ ''(從現在起，為便於計算起見，0.7071...''將寫回 $\frac{1}{\sqrt{2}}$ ''其他亦同，就十三層來說，每層的平均高度是0.73''左右，但若果層數不斷的增加，每層的平均高度便不斷的減少，直至層數擴至無限大時，平均的高度便是 $\frac{1}{\sqrt{2}}$ ''。設s為層數

$$\lim_{s \rightarrow \infty} \frac{\frac{1}{\sqrt{2}}(s-1) + 1}{s} = \frac{1}{\sqrt{2}}$$

因此，我們可以證明下列兩點：

(一) 設c為行數，C為除一行外其他行的間度；又設第一行的間度為Co，當c擴至無限大時，平均行間C將等於C，即 $\bar{C} = \lim_{c \rightarrow \infty} \frac{C(c-1) + Co}{c} =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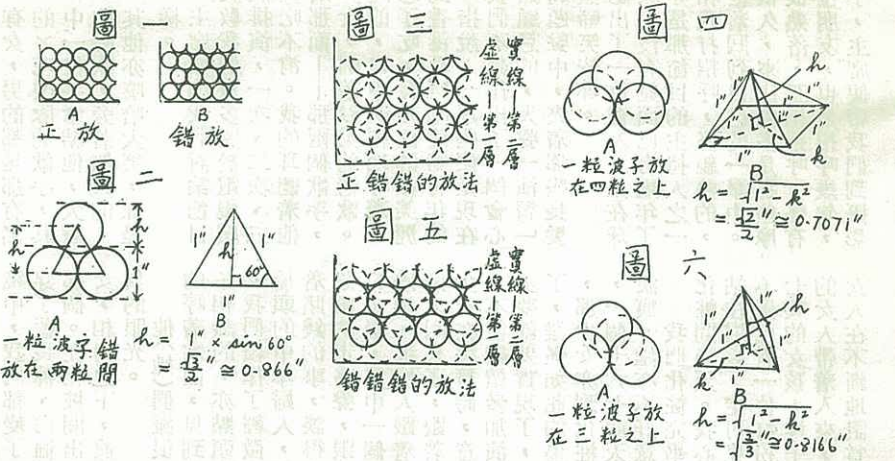
(二) 設s為層數，So為第一層高，S為其他各層層高，當 $s \rightarrow \infty$ 時，平均層高S將等於S，即 $\bar{S} = \lim_{s \rightarrow \infty} \frac{S(s-1) + So}{s} = S$

假使V是平均發展的話，當 $V \rightarrow \infty$ ， $c \rightarrow \infty$ ， $s \rightarrow \infty$ ，所以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 \bar{C} \cdot \bar{S} \cdot \bar{E}$ (E等如每粒波子平均長度)。

茲表列「正錯錯」與「錯錯錯」的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值：

正 錯 錯				錯 錯 錯			
\bar{C}	\bar{S}	\bar{E}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bar{C}	\bar{S}	\bar{E}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1''	$\frac{1}{\sqrt{2}}$ ''	1''	$\frac{1}{\sqrt{2}}$	$\frac{\sqrt{3}}{2}$	$\frac{\sqrt{2}}{\sqrt{3}}$	1''	$\frac{1}{\sqrt{2}}$
	(=0.866'')				(=0.8166'')		

結果是彼此的 $\lim_{V \rightarrow \infty} \frac{V}{N}$ 值都是一樣，由此可以證明「正錯錯」與「錯錯錯」兩個方法是各有所長，不能一口咬定那一種方法是較好的。



科學版 編者的話

本期的科學版蓬勃得令人興奮，珠玉紛陳，翠綠得逼人眼簾，誠可喜也，但亦有可歎之處。

可喜者，投稿的人數比前增加了，而作品的質量也有所改進；但可歎者，我們這個「破落戶」至今才有個比較像樣的「門面」，而「狀態」還算頗佳。

不過，有一點必需指出的：本版最宜於登刊一些有創作性或娛樂性豐富的文章，舉凡教科書有敘述者或約畧增飾課文者，多不照登如儀。萬望各位「科學界人士」多多留意。

其次，本版準備於下期開始舉辦一些科學問答比賽和專題討論。編者認為：前者可以引起同學們對科學的興趣，及知難而「進」勇於求知的精神，後者可以提供同學們寫作科學文章的題材，不致有稿件程度或質量參差不劃一的毛病出現。

顯然，以上兩個計劃還是在草擬階段，或恐不期理想。故各同學如有任何有關這些計劃或其它有可以改進本版的意見，懇請不吝賜教，亦所厚望。請將之交到學報總編或直接送到六理班馮禮和可也。

你可讀過「愛麗斯夢遊仙境」一書嗎？你或許覺得它太幼稚，又或許認為它太無稽吧？我在閱讀過數本參考書後，甚覺其妙趣橫生，故特撰錄如下來以替此「童話」辯護一下，並介紹大家欣賞的方法是。

作者卡洛爾(Lewis Carroll)確是了不起，這書曾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它給與兒童及成人歡樂，幽默和想像力，給數學家、邏輯學家及科學家們許多有趣的難題，甚至心理學家及哲學家在其中也有他們的一份兒呢。

且看看書中「無稽」的一段：
「愛麗斯說：『代我算算， $4 \times 5 = 12$ ， $4 \times 6 = 13$ ， $4 \times 7 = \dots$ 。噢，如果這樣下去，我怎能到20呢？』」

我們平常計數，是用十進的方法，逢十進一。因此，當我們說15時，我們是指 $10 + 5$ ，或 $= 1 \times \text{base} + 5$ 「這裏base=10」。但當愛麗斯說 $4 \times 5 = 12$ 時，她不是用十進法。 4×5 原是20，可譯為 $4 \times 5 = \text{new base} + x = 20$ 。在這裏， $\text{new base} + x = 20$ ，但因 $x=2$ ，故此 $\text{new base} = 18$ 。愛麗斯

便逢18進1。明白嗎？當 4×6 時，答案應是24，但愛麗斯的答案是 $4 \times 6 = 13$ ，因此 $\text{new base} = 21$ ；如此下去， new base 便在每次乘時加3，當 4×7 時，答案是14，($\text{new base} = 24$, $\text{number} = 24 + 4$)。 $4 \times 8 = 15$ ($\text{base} = 27$)——直至 $4 \times 12 = 19$ ($\text{base} = 39$)。但是 4×13 時， $\text{base} = 42$ ， 4×13 並不等20。因20的意思是 $2 \times \text{base}$ ，或 $2 \times 42 = 84$ 。但 4×13 只是52，所以，正如愛麗斯所說，這樣乘下去是不會到達20的。不是太無稽吧！[見編者按]

又看另一段：
「帽匠(Mad Hatter)在吃茶點時間愛麗斯：『今天幾號？』愛麗斯答道：『五月四日』。帽子先生看看手錶却說：『但我的手錶是五月六日，一定是壞了！』接着便大罵牛油。」

為什麼手錶上是日子而沒有鐘點？在地球中心是沒有日夜之分的，地球光的一面是日，黑的一面是夜，而地心却永遠在兩邊之間，【因此便沒有時辰之分，而沒有所謂solar time(太陽時)了。但在地心應仍有lunar time(太陰時)】(因lunar time是根據月亮繞地球的運行速度而定，並非根據日夜)，而lunar month是有28日的，比solar month少了兩日至三日。我們如果考查1862(作書年份)的天文曆，便

可見lunar time的五月六日正好是solar time的五月四日！因此帽匠的手錶是沒有壞了。從時間談起，卡洛爾又帶了我們到一個複雜的問題：如果現在在香港是星期二早上的話，一小時後，在香港西邊的地方便是星期二早上了。再過一小時，又另一地方是星期二早上的開始。如此類推，二十四小時後，香港的東邊便應為星期二早上。當回到香港，仍是星期二嗎？又或許是星期三呢？如果是星期三，究竟，星期二是在什麼地方變為星期三呢？因此，小白兔在書中說：「滑鐵盧之戰是在今天二十萬小時前發生的」。在他心目中，全部歷史是一天之事。這說法對嗎？

在卡洛爾的另一書'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有更有意思的問題。當愛麗斯走到鏡裏，一切事情都倒轉了：時間向後過，行前變成後退，左變右，右變左……請看其中一段：「愛麗斯看見皇后正在用繃帶裹傷，她突然大叫一聲，跟着便用針傷了手指……」有趣嗎？(下期續)

愛麗斯夢遊和卡洛爾

六賢劍

對於湯維強 (James Tong)，相信不會是太陌生。他在校時曾任輔會、聖母會等會長和歌詠團團長且為本校學生會及學報的發起人之一。在去年港大入學後，他加入了長洲的耶穌會初學院當修士。本校從他致朋友的長信中摘錄，是在牛池灣安老院服務一月後的感受。認識他的他在當樂意聆聽他的心聲(教訓?)。至於不認識湯君的同業，我們也極力推薦這篇文章。

也許我們所處的社会把太多的事物處以經濟上的衡量了，以致我們做了貨物交換之媒介而不自覺。到來安老院才發覺另有一世界，這領域中，金錢失效能，因為每一老人都分文不收。宋恩榮曾說「勢利」是每人的通病，但安老院却是例外。如宋只是指社會上和知識水準上的勢利的話。我想不僅修女如此，就連這服務的修女們，他們是薪俸也是不帶交換價值的。這不說他們心底努力並無市場價格，而是他們認為(我想)人生最寶貴的部份，並不可以現有的經濟價值。病房中有位服務的老伯，劉先生，論精神、魄力、經驗、應對，至少在外部可當一建業的工頭。另一老伯，戰前在美國經營電器生意，戰後身體很好，但像「原野游龍」的薛尼波達一樣，義務到安老院住，全院四百多人的水電一手包辦，我因抹電燈時弄壞甚多，故此常找他，進他的房子像大觀園，眼花撩亂，女性的例子更多了。有位在裁縫室幫忙的老婆婆，英語說得很好，可當歐美富貴的管家。另一位註院的醫生，國內醫科大學畢業，雖然香港政府不承認，但我想月入千元應不成問題的，她兒長是位建築師。她像上述數人一樣，普通食用，衣著甚樸素，與院長修女負責全院老人的健康。她代表以上各人說出他們的話——金錢絕非世上一切，我們尚未到過市儷年齡，不過我們很多決定，無論如何是會被金錢所左右的，這也非一件壞事，但我願我將來有面目見院中父老。

我喜歡那英文名——Home for the Aged，是的，一個「家」並不是一個「機構」，有一老人，子孫滿堂，身體壯健，家人要他享受清福，他自願入院，因為他發覺那更其家庭溫暖。是，那並非一個「機關」，沒有一個普通慈善機關的上層組織，工作效率高，也沒有冰冷的Distribute Justice (Fr. Brady) 或許不同意)。因為那會破壞一個家庭的溫暖，破壞家庭成員互信，最嚴重的，它利害劃分了施予者和接受者——在家庭裏並沒有這個界限。曾經有位老人，新到三日，午餐要咖啡，之後生果，下午要荷蘭水，晚餐要啤酒，我認爲與院方一視同仁之原則不合，很理直氣壯的婉拒了。後來我發覺主管修女背着我偷偷的給了他。我很慚愧，因我是來幫助他人。「爲我弟兄中最少做的」，不僅沒有做到，反而是修女的一個心理負擔，而更苦的是，我只看見眼前的院方及組織，而非視那些在這些事物上更超前的價值。是的，「好」有些時候是「更好」的敵人。

有兩位新到的修女，對老人的脾氣不十分熟悉，病房中有兩位瘦了的老人，因臥床甚久，兩臂之間生了一個瘡，每天照例要更換五次衣被，瘡流着膿血，混和糞便，一般奇臭便直沖鼻子。最初三四天我真想嘔吐，而這二位老翁是脾氣最剛

烈的，稍一勞費體，你準可得捱一頓臭罵，新調來的兩位修女不知就裏，往往被罵得狗血淋頭，我在那牀工作，隔着屏風望過去，修女在替他辯護「Oh, the old baby is not of mind」然後低頭，用生硬的廣東話問：「好唔好？」，答案是另一頓臭罵。上面提過的劉老伯也有相同經驗，他更說我想說的話：

他老人家氣起來，把這修女罵得狗血淋頭，那種神情真是老爸爸在教訓他的小女兒。而這小女兒也着頭連聲道歉，也像是做錯了事。我氣不過，等修女出病房就上前問是怎麼回事，修女對我連連說：「可憐的人，他常常這樣，沒有辦法。可憐的人！」。我本想自告奮勇，代修女上前教訓那老傢伙一番，被他這麼一說，我又不去了。我自己受了一頓極大的教訓；我以為一個老人進了安老院，既然修女爲他們犧牲了時間、精力、生命，他們也應該時時處處爲修女們着想，不該任性了。而那位修女却和我不同；他以為一個老人進了安老院可說是日暮途窮了，一個失意潦倒的人，一個現世生命的火花已行將熄滅的人的脾氣是應該比較普通人的大的，況且她並不承認她是在施捨愛，那領受者該卑躬屈膝地領受。她覺得她是老人的侍女，女兒。孟子曾討論過擴充仁心！老而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聖賢的教訓現代的中國人漸漸的淡忘了，我却在位修女身上看到了實踐。

修女們對老人的愛是很明顯的，也許是太明顯了，以致現在很難找出一個奇性的例子來。不單一次，也不只一個修女對我說：「最重要，就是使老人們快樂！」而爲了兌現這張支票，不少修女交出他們的血汗，腦汁。最後一口氣，我再問當外界捐獻缺少的時候怎麼辦？當家輕輕咬了咬下唇，帶着一個奇巧的笑容說：「啊，天主會照顧我們的！我天主願顧我們！」我嫉妒她這份原野百合的信心。在第一天夜裡，他嘗辛酸的之餘，我決定接受挑戰，如這些修女能這樣的過一生，我定要在這短的一個月月中做得更好。我想，我常把自己估計得太高。第二天，兩個老人有鮑魚之肆的禮包待我接收，爲一個老人向我作不合理的請求，我的意志便解體了。

又有一次，一位老人向我投訴鄰房的老人常私開他的桌櫃，對這些事我無能爲力，只有告訴主管修女。她不假思索地說：「親愛的修士啊！不要煩惱，他的精神不大好呢！」我止在傾聽她那極力維護老人清譽的母性偏袒，她以爲我不爲所動，失

一個偶然的机会，我被邀到香港無線電視台的一個節目叫Star Show中，作一個很短時間的討論。那天是星期日，上午十一時許，我和兩位參加討論的青年，來到電台。

在電視台的一星期

那建築物給我第一個印象，是那莊嚴的外表，有如一座軍營，守衛森嚴。我們入到會客室，见到了節目的主持人，她打扮得像女明星一樣，態度和藹大方，給人一個親切的感觉。我們被領進了廣播站的主席，此人亦甚和藹，我們很快便談得像老朋友一樣。

進入餐廳坐定後，才發覺到周圍的情形，在近窗的幾張桌上，坐了一羣快樂無憂的青年人一樣。我們樂了些東西吃，主席便和我們討論節目的內容，起草了大綱，又教我們很多關於電視廣播的常識。跟着便叫我們排演，一次、二次、三次的討論，眼睛不停的望着那面——那兩個青年，正對着一個衣着入時的少女，唱着溫柔的情歌。那個女孩子，聽得入了迷，口中輕輕地哼着，擺在面前的一碟飯，亦忘了吃，像是沉醉在美麗的夢中。在我們討論到香港教育制度對青年的影響時，主席便往後面一指說：「那些便是現在教育的產品了。」我們不禁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跟着我們亦毫無顧忌的，大聲「演習」了。在討論嚴肅的青年問題聲中，夾着那些長髮青年的歡聲，真令我有些啼笑皆非。

在那羣青年中，我認出了一位舊友，是在球場上結識的，交誼並不深，沒有見面已有幾年了。他亦見到了我，趨前和我打招呼，怪親熱的，我們寒暄了幾句，他便忙忙回到自己的一羣中。我們在餐廳中坐了很久，來往的多是那些摩登的青年人。大家都像很熟落，互相招呼，怪有禮貌的，我亦碰到一位朋友，也是招呼幾句，便忙着走開了，坐得悶了，主席便帶我們到攝影

室參觀。到了下層，我們便轉入了另一世界，那些工作人員，裝扮得奇形怪狀的樂手、美麗的女孩子，在那些狹窄的走廊中，匆匆的走來走去。我們轉入了攝影室，正坐下來欣賞節目的上演。正在攝錄的是一隊爵士樂隊，歌聲是用唱片播出的，他們在鏡前，大搖其擺，歌聲已作伴自然，想他們早已習慣了這種表演。這種「假戲」，亦成爲衆所週知的了，唱完後，那些觀眾便機械地鼓掌，在牆上有一「請拍手掌」的告示，主持人亦於事前禮貌地請大家合作。在攝錄的時間中，不時有些女孩子，連聲結隊的進入參觀，在觀衆台上，不時用手指着台上的歌手，細聲與同伴談話。在小休的時候，主持人便請我們去化妝，以預備下一節目。

我們生命的新認識。老人在加瓦塔山上說的「寬恕他們罷，父啊！因爲他們不知自己在作甚麼。」也像某聖哲的名句：「如你明白一切，你便會寬恕一切！」那不僅是真心裏發出對一個老人的了解和愛，也是對人性的了解和愛。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十八日，這三十二天內，有很多體驗，流了很多的汗，也流了一些血，淚並沒有流，因爲那熱切感人的愛，之後是清冷的犧牲。修女們散佈的以是芝蘭之室，你更清醒地正視社會普遍存在的冷酷。那並不是一種很可怕的覺醒，因爲它揭露了我們大部份的生活都是無意義的，它大聲地，但已足以震撼我們的良知地，告訴我們，說得太自由、平等、博愛、權利、義務、責任、理性、永恆的動聽口號了，也作得太多人性尊嚴、社會正義、道德意義、價值批判的文章，構想太多主義、客觀、概念、求證。當這些可憐人(小弟兄中最小的)輕叩門扉，欲在我們的良知留宿一宵時，我們這些一千零一個個閑人便緊拉上門，從觀人小孔中回答我們正研究社會進步計劃去了。

一個月的操作很快就過去了。在和老人們告別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有些黯然。一個月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修女們對基督和對人類的愛，其次就是老人們給

安老院

三十二天

湯維強

一羣長髮青年，有男有女，男的都是那有名無實的歌手，其中一位手拿他的大聲地唱歌，旁若無人的，其他亦哈哈大笑，像是

他(她)們雖很忙，但似充滿活力，口中不停不停哼着歌曲，見到其他人，亦不忘禮貌，有些本不相識的，亦點頭微笑；在這裏，有如一大家庭。我們繼續作輕鬆的化妝，那化妝師與一位負責梳頭的中年婦人，手不停工作，但口中亦不停談着。談得十分起勁。突然，走處外傳來急促的走路聲，跟着有兩個「阿哥哥」女郎從門口走過，其中一個傷心的哭着，另一個像是安慰着。那婦人跟着她們出去，看個究竟，不久那少婦人回來了，跟着與那化妝師談論起來，原來那少婦人跳舞時，意外地撞倒攝影機，致面部受傷，不能繼續參加演出，故傷心流淚。眼見自己的美夢就要實現了，到了最後一刻時，不幸被打破了，難怪如此的傷心，我心中亦替她難過。不久，那少女亦到化妝間來，在鏡前看着自己的傷口，她亦不好意思久久，急急的走了出去。

我們化完妝，但主持人仍未到，我們便在化妝間談話。我心想：「如果我能在一天時間內化完這套，定可見到不少的東西。」想着想着，不覺已有一位打扮入時的中年婦人，帶着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樣子很美丽而又天真，由一模特兒般的女人帶着入來，請化妝師替那小女孩化妝，那女人在不斷地讚賞那小女孩，她可能是女孩的母親。

口中說着謙虛的話，但又不停說某某的小女孩，出場場太多了，失却天真的氣息，那女人亦不停的讚美那小女孩的美麗，及嬌羞的儀態。且說：「我一會兒便拿那套新裝裝給你穿，你便在鏡前表演一下，轉一轉身便可，好嗎？」那女孩驚得目瞪口呆，對兩個大人的談話毫無反應，祇任由他們擺佈。

在佈景一面，放着一個古箏，像是音樂節得了第一名的同學，亦在同一節目中表演；反看那些五光十色的電燈，成了一個很大的衝突。攝錄開始了，我們隨便的站着或坐在木箱上，那兩位主持人，輕輕地介紹過節目內容，作狀一首歌，暗談的古箏，將我從那瘋狂的節拍中，帶到一個寧靜的境界裏。OUTER，大家都不知爲甚麼？那女同學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又重播了一遍，那女同學又OUTER一次，大家都不知爲甚麼？那女同學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又重播了一遍，那女同學又OUTER一次，大家都不知爲甚麼？

OUTER，燈又亮了，那女同學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又重播了一遍，那女同學又OUTER一次，大家都不知爲甚麼？

大家一窩蜂的圍化莊間，洗去化妝，時已不早了，大家都趕着吃飯，突然，走處上驟然響起了叫罵聲，原來樂隊的其中兩歌手，大聲叫罵着，互相不相容，剛才在機前的笑臉，已不復見了。其中一個工作人員便將他們勸開，走處的氣氛又變得忙碌起來。

我們走出廣播大廈時，已是五時半，搭廣播公司的車出九龍，在路上，那些長髮朋友，仍是很有善的，互相點頭招呼，有如親切的腦海中，這天所見的一切，那說說笑笑的情景和那清脆的古箏聲，還有那親切熱情的主持人，仍在一幕幕的重現着。

我們化完妝，但主持人仍未到，我們便在化妝間談話。我心想：「如果我能在一天時間內化完這套，定可見到不少的東西。」想着想着，不覺已有一位打扮入時的中年婦人，帶着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樣子很美丽而又天真，由一模特兒般的女人帶着入來，請化妝師替那小女孩化妝，那女人在不斷地讚賞那小女孩，她可能是女孩的母親。

The Inter-class Drama Competition Awards

In a recent issue of the Signum the judges of the Drama Competition were severely criticized. It is seldom that a judge's decision will receive unanimous approval. A judge in our drama competition has a very difficult task; I know it from experience. To choose the best play from several different kinds of plays is almost impossible when the plays are well produced. To help out of this difficulty the judge may award 'Special Awards'.

Two years ago the judge gave no award to a 'miniatu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which I considered the most perfect production I have ever seen in a competition. It was of course very short, only 14 minutes in all, with music, dancing and special effects. The judge on that occasion was looking for straightforward acting and gave his awards accordingly. Was he right in doing so?

In the junior section this year there was a great variety of plays: The Sun, a miniature: The Tall, Tall Castle, a mime: The King Minds the Baby, a straightforward comedy: The Trial of Blessed Edmund Campion, a spectacle, presenting a historical tragedy: Red-Rose and Snow White, a charming fairy tale. All were well done. Which was the best?

The biggest difficulty was in judging the mime as i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lays. I asked one of the Fathers present to observe the play closely and to consult

with the judge on the award. It received a 'Special Award' placing it immediately after the first award and before the second. I saw all the plays and I consider this a fair judgement.

The writer criticized severely the winning senior play The Proposal. He did not like the play. Many do not like this play, its theme is somewhat unpleasant and cynical. But the judge must accept the play as it is; an unpleasant play deserves the same marks as a pleasant one. The writer found fault with the music, dancing, speaking and acting; certainly there were faults in these a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ay, but the unanimous opinion of all whom I spoke to was that it was an outstanding production and head and shoulders over every other play in the senior section.

The writer is under a misapprehension concerning the plays staged in the two special performances after the competition. These are chosen independently of the judges' awards. A pleasant, not too long show is aimed at and difficulties of scenery, costuming, etc.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prize winning plays that are chosen. That junior plays should receive help from boys of the senior classes has always been permitted and encouraged.

I thought the judges judged carefully and accurately; Shah's criticism was severe and in parts inaccurate.

John Foley, S.J.

11th April, 1968.

Results of our boys in the School Music Festival

Verse Speaking Completion

Form 1 Open Class Michael Chu 2nd

Form 2 Open Class Paul Hsieh 1st

Chinese and Eastern Class

Joseph Chu 1st

Form 6 Open Class Bill Fang 1st

(INCOMPLETE)

JUDGE STRIKES BACK

With regard to Shah's article in the last issue (5th April) --- My Opinion, the judge has this much to say:—

Your complaint was a 'good one', but it had no 'personality' (just as you commented on the supporting actor in F.4C's play.) The facts you gathered were 'not clear'; your arguments 'poor'. Only the length of the article had 'some effects'.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find an article which sounded so much like one of those letters we find everyday in the Teenagers' Letterbox of The Star. However, it was a very good effort on your part to

pass judgement on some of the plays. I hope you will do the same for those plays other than the two award-winning ones as well!

One final piece of advice: — Do make very sure that you know all the facts before criticizing for it may often hurt other people's feelings.

BILL FANG

P.S. For more facts --- if you are still interested --- please contact the judge.

SUGGESTIONS

The inter-class drama competition is always a big festival in our school. It not only arouses interest in play production, but also encourages class spiri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un such a big competition fairly. But it is possible to do so with regulations and a definite marking system. After years of progress, the competition has not yet reached a mature state. Troubles will certainly come sooner or later.

To set up official regulations and a marking system for next year's competition is necessary. These regulations and marking system must be announced before the competition. The break down of the marks given may be kept secret, but the system of marking

must be announced so that the producer can know what to do, and also the total marks of each play, whether it wins or loses, must be announced. With these regulations we can surely have a fair and successful competition.

As for criticism, one must base it on facts, not on guessing or on assumptions. Criticism is not helpful unless it is true criticism.

A song says, "Don't criticize what you can't understand."

Sing Sing

FREEDOM AND EXPERIENCE

It has long been suggested that Hong Kong students are rather inert in social matters.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is statement is quite true. Looking at the comments made by our University students, foreigners may be surprised at their ignorance and childishness. Looking still closer they may doubt about their talent for administration (of affairs) as well as for dealing with difficult situations. However, comments are still being made and more childishness brought out. Even meetings of their Student Union have been postponed, and even worse, cancelled because the necessary quorum could not be obtained.

and their inexperi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udent affairs can be corrected by arousing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our society.

I suggest that secondary students be given more freedom and that they be encouraged to try to obtain more experience.

Just think more on the true means of EDUCATION.

Charlie



MONTBLANC
MADE IN GERMANY

萬寶龍
金筆

登峰造極·品質超羣

各大洋行及公司均有代售
香港及東南亞總代理
曉莊貿易有限公司
電話：二二八三六二、二二八二八四



SIGNUM

Vol. 3. No. 10.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25th. Apr. 1968

YOUTH PROBLEM

MICHAEL

Much debating has been heard lately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students on 'The Youth Problem'. But what precisely is 'The Youth Problem'? We determined to find out—by interviewing people young and old to learn their opinions, comments and advice on this very topic.

PARENT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said one of the Fathers in Wah Yan, "is that young people nowadays cannot talk freely to their parents."

Apparently he is right. The majority of Hong Kong's youths do, with very peculiar reasons, refrain from asking their parents for advice or consolation, but would rather turn to friends for directions or solutions whenever difficulties arise. Maybe it is all a difference of age.

He went on to give an example of a well-to-do father who liked very much his daughter to remain home after her office-hours and play majong with him every evening. Yet his daughter would prefer to go out to a picture or for a stroll with her young friend.

This is yet a very extreme but typical example of that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likes and dislikes between the adults and the young, and it is becoming more of a problem for the youth with regard to their parents and vice versa.**

A teen age girl with a miniskirt six inches well above her knee, told us musingly on being interviewed. "My father and mother always let me do whatever I choose; he is ever busy with his social gatherings and she is only concerned with her 'Chung Fat Pak'."

A Mother Superior, while visiting our school, gave us some notions on this closely discussed subject. She said, "Almost all of the youths' problems begin from a lack of love, either from their parents or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it is plain to see that these youths will endeavour to seek comfort elsewhere and eventually end up in a booby-trap."

THE OTHER SIDE

But a boy of eighteen told his phase of the story when I approached him one Sunday after church. He

remarked, "My parents never told me they love me, but I can see that they do; or else my father would not have to come home from work long after I have gone to bed just to earn enough money to see me through school. I simply can't see how many of my schoolmates can spend fortunes on on clothes, records and parties and still complain that their parents don't give them enough pocket-money; they can appreciate what their parents do for them. I think it's more just to say that the youths have no love for their parents."

INSECURITY

A senior student here gave us his own comment: "If you asked me, I'd say that nearly all of the youths' problems are due to a sense of insecurity." Hong Kong today is such an insecure place that anybody who cares to give it some thought will soon come to realise its delicacy. People living or toiling here in this colony all have but one object in common—primarily to benefit from this land, by either making lots of money or by securing social status. But in the meantime, all of us are equally conscious and worried sick of the situation that Hong Kong is faced with. The intellectual youths make sound plans for their careers while the poorer ones with less education through ignorance, follow blindly anything that is profitable. **Everybody is selfish and always tries to gain in one way or another, and young peoplettare is definitely no exception**—they make use of their chances to grasp hold of whatever they need or desire.

RESPONSIBLE CITIZENS

A dentist said "The young people here in Hong Kong are today very much westernized, and they are certainly growing each day more aware of themselves as citizens of Hong Kong."

His feelings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Father in Wah Yan who added: "The youths, frustrated as they march on to maturity, are demonstrating more than is needed to prove that they are just as worried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is small city with such a terrific population of four million."

STUDENTS VS WORKERS

We also notice that although much has been done for the school boys and girls in answer to their problems, like the setting up of youth councils, little or practically no action has been taken towards changing the poor conditions of the less fortunate youths who have to strive for a living.

We asked those we interviewed how they felt about this. One of the Fathers stood for a few moments with pursed lips, then continued to tell us that he always feels angry whenever he hears people claim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authorities should found more recreation centres or plan more activities for the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He believes that the youths should gather together under good leadership and start organizing things for themselves—in a nice, civilized manner. He agrees that little has been done for the working youths who in plain fact comprise the larger portion of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who actually are more badly in need of counselling and recreation.

However, he spots one difficulty which may account for all these delays. Those who have the most time and interest in social work such as helping to solve the youths' problems are people like him who, unfortunately know little or scarcely enoug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most essential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orking youths who in turn can understand little English. The students, however, have been more fortunate and received assistance much earlier than the latter who are still left foresaken.

Indeed we agree with his opinion. The ne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creation centres is really rather doubtful as we have actually seen many a time young boys who would rather gamble outside such institutions than go in to play a decent game of ping-pong or chess. And there certainly are many vacancies in such recreation centres.

WHAT ABOUT TEDDYBOYS?

One parent has a suggestion which obviously will win much support. He said, "I am referring to the mop-haired teddies who are always lazing round town, neglecting their work or their studies, but always on the look-out for a chance to assault a lady or to steal a car just for kicks. It is Juvenile Delinquency I am talking about; I think **if the authorities apprehended all this group and put them all behind bars, the government would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providing the remaining majority of youths with better and more thorough solutions to their present problems.**"

Another educator has a similar appeal: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 modern youths are wearing far too 'way-out' clothes like the hipster trousers and the tiny mini-skirts. Many of them are also crazy about dance-parties and soul music, and as a result their school work is far from satisfactory. I regard this as a serious and major problem and I earnestly call on these youths to be more sensible and give up this craze which is evidently bringing them to no safe place."

GOVERNMENT

Further questions to others interviewed on Hong Kong's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al system could only draw from them sighs of disapproval. None had any brilliant idea or suggestion to give.

One said, "There is an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hat cannot be praised. Whatever it does for the community it seems to grant as a favour."

Another said, "The government or the authorities rarely respond to our suggestions and requests."

A third said, "I don't know if I should suggest anything regarding this subject; I am not that anxious to get myself into trouble."

CONCLUSION

The Youth of Hong Kong do meet with and create a lot of problems, both major and minor. But talk and debates alone will definitely not do them much good. **The problems are in actual fact closely related to adults, and if anything is to be done to solve them, it must be initiated by all ages and all classes of people; the certainly not be left simply to the youths themselves.**

行運之家
WIN A HOME

意勝
Things

事萬
go

怡神
better

曠心
with

你令
Coke

樂可口可
Coca-Cola

HAVE A COKE NOW AND LOOK UNDER THE CROWN
YOU MAY WIN A HOME in April, May or June 1968

